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屠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夫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綦秉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冀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光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声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無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推究論乙乃止當杖罰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嘗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來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幻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歸百萬人心危懼公徐為
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羌威羌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
五議歌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徵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
除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幻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遣當累改
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勲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緦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祖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互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祖免

無官之孫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勲雲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勲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晉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勲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晉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禁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公寶璽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務[illegible]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illegible]也以公聯姻姬堅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illegible]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擬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繞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

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爲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爲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爲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爲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憫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初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勲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爲娛澹如也予謫爲鎮江教官就養于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荅之貴公溶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爲不可及也及綱爲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爲宮祠者踰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閭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恰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閭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澧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種祀許及菁親即以與其子繡其子以孝弟忠信為本閭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府尤喜提奬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膴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爲兒童時甥舅自爲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黄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黄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志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恰而氣和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謇然持謙無所回隱不爲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爲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蓋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辯論上前名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群心釋用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綰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情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熈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豢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敘而不知疎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廼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廸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力耆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

流介然中居皆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謙直辭如防在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州山陰人仕唐爲諫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州故今爲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宗哲諱贈大理評事祖穀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母鮑氏金華縣君夫人資孝誼事父母能盡其力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凊各適其節言德功容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以爲配是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爲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慍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過從賙人之急如不及甥猶女未有家者必擇對歸之夫人躬治殽饌及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吝容人以爲難而夫人安爲之故鄉閭薦風義者必

以李公爲稱首夫人之力爲多也李公從辟鄜延夫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爲太學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編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韋禩不行曰維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廸功郎衢州司功曹事周琳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郎爽侯彥中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譔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

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爲存沒之慰余感其言
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閥而弗彰有子之賢
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
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爲
崇安人曾祖伯珎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
父仲通以文行爲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
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
資穎悟絕人仍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時知名士皆與
與之交元祐二季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亦
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候公策名而後告老公
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
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
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羨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
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
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
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
祗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任無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彖以砭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
所親曰翁生綴來能用不宜辱之擢楚閒也改常州
司州曹事公蒞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
過迹說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
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
故以清謙爾在首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
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告
豐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以
陛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
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
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兇侵軼吾郡自衢信袤浦城棠
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
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
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
比至鎮植已率衆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
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
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
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
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
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
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
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
貿易茶鹽為業姦民訐圭擿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
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随決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於部以杖離獄公曰所獄充斥若等尚恨
其少邪吏聯昭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
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爾而
公得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稿而吾病無憾矣病
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
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
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
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益鮮矣延平陳公晚
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
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纔數日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失吾賢守也葢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郎充兩浙轉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外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之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列侍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爲東南最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深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丁酉葬公于白水之源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不得辭銘曰猶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歸滿深有源渭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其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字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

轉朝清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
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
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議守衡羅歸寓歷陽
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
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
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
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
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
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遷吏
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
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士之初未
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
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
於征斂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
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
此在公特其粃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
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
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
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
辜舅姑以孝聞友姊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

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檇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于官擬林樾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講解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憖遺之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宸仕為三班奉職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閩陳數千里外贏粮研足至京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雲上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奇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丁母碩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為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絶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爲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爲政矣其爲利非濟人涂炭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郎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因事聯省曹吏以枝辭憂其獄六史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曰吾爲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其誰與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改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拏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宮之安撫朱公紱以公無頗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爲虜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搖手爲姦尹陛對被奬諭遂以公之名聞

于上虞吉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為常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昆陵愛其土風欲營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第之正寢高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己子涖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然幽隱雖遠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廸功郎明州慈溪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龔慶府鄒縣事朱生次適廸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革曰孝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尉乎有聞出蕃于外惠施於民公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佽助其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正月壬寅諸孫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弗克以承予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爲錢府上士遂以
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隧公避亂徙烏程
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
屬錫官遂居京師爲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
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
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令
遂爲毘陵人公天資雋茂雅蘊已如成人年十三屋
毋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文行知名
於時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
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
而謂曰効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耳
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
有氣節異時必爲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
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貿其田官不能直者
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
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爲七閩都會
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
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
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抵罪鬱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宰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牘哉未幾改宣
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潁昌府鄭城縣脩奉
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
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實平理王博文帥鄜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來而遣諜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間[illegible]款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illegible]
捉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拓閑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衆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鄜延路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訴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和師中有功邊陲願以
寬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
中陝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錢
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
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
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
指望實益爭上溪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
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彊
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危戎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
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
[illegible]不繫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
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頃中戒邊
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
以觀其釁蹙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
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
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
距漢界百餘里地皆鹵無水泉古所謂瀚海也間
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
以為然上肯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
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屢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過聽以任臣顧雖綿薄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二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事多施行削稾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沃壤地曠絶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徐丁臺帝章堰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迫二日下令遣發諸將聘昭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粟炀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衂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辨疆事率由延帥判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吏諭以御寶貴度數非臣下所當謙拒却不受自是西人畏服使人入境而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
生事初羌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款諜者數言將進誓
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羌必不來然至與不
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
為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
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圍益固大觀初問
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
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兵夷狄宜令所在資送還
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逃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
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契丹之踐更者以益兵朝
廷下走馬章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駭然獨鄜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
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
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恃蕃兵弓箭手
為用異時患在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
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衰
千里而諸城疎遠敵易乘間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
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声援相屬彌縫邊
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
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

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歛力平之計司永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遠者重
寘干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無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
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中勑公移一牽銅錢賢
用無偏府中怗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民
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塊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知
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
奏乞辭避璽書褒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
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公
曰聞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
者重以當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郵晏如改和五

季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詣提舉杭州洞霄宮復徽猷閣直學士盜發幣原声震東南趣知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危矣公慨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趣闕除河東宣撫司參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義不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無城府推誠待人洞見腹心持己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寬惻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為責畧濶畧細務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廷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後所部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捐其地募弓箭手絲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制勝動中機會每以彊吏生事為戒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宣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得以晏然是為稱職若親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冀幸寵榮

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薦不假人以私
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號為知人性誠
孝每以褒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
特旨從之敦穆宗族恩意滿至當遇郊恩舍其子孫
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聚而居之卷
生之用皆取其焉有文集三十卷提奏議七十卷娶
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子
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直州排岸次曰秘朝奉郎通
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女適從政
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言登仕郎
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
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羌戎
一塵不驚嬖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十七代孫載遇督刊

一墨不[illegible]

四人并女[illegible]公[illegible]十[illegible]

曰太[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戢方員外郎祖廙任左侍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碩人公自幼頴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往往忘輩行躋門顧交元祐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累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illegible]寧大興學校郡以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珍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少黷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與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脩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郎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
旨遴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
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
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
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爲
多又脩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
轉朝請大夫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閑決庶務
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歛手不敢爲非先是人惰農
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爲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
父老勒石道傍爲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
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
菑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泣然左右爲感動未
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
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
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人天下一家非
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
不忍爲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爲
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
吏之有學行者爲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
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雅恐後士風淳振於暇日

又時往臨之中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
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
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
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
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郎
開封府刑曹椽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皆將仕
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倏曹事薛
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為人敦
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
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亹亹無倦其
文紛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
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
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
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
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
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
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
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韙之公在均陽
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
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

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
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兖之狀來請
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
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頡
頏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
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則余之
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
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
止公方妙齡鶩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
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皇不下神監其
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
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
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遴東天下名儒訓廸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璉卒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為睦睊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為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終日凡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是年某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有立爲衆所歆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
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羌城兵馬監押
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
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緡四遷至西頭供
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爲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爲武功
大夫兼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冑而清約如寒儒嗇於自奉
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爲有無計字兄之孤
遺已子八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
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色嘗
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爲捍蔽隄成水至不爲患鎮人德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爲尉威望嚴然盜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涖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
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
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攖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
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

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郎某之女有賢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廸功郎新渭州白馬縣丞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直令鍾幼窒文林郎吳弁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孫將公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廸太常博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甲通謙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東天下賢才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一所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為訓工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鋤獄情委曲周盡略不見遷謫容爛盧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之青溪民有訴匿鏹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冤者詰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鏹於舟底酒酣

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出矣儆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儆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鏹來告曰且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一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出官終不肯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入路差遣例多狃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往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牓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完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縣數之外至於變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耳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令而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成都為蜀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畢集相度開興助正鹽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部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徙

[illegible]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擿公元祐辨訴論罷職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袋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請國初差點撿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首之為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

其昔嘗免刑部郎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如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某名進者上未以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遷朝請郎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楊州縣善應鄉顏村青龍岡

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欲便親闇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產與諸弟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歆謝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析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義皆成誦其

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疆絶之也常有疾得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厲物以衛生不忍爲也故藥久不就忽有鷙禽擊死著陸庭中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迫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刻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苦天官曆史水二星及餘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曆互有疎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稅書不能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經術學自將該洽有文而

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觧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清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爲池州司兵曹事女二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禍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爲請今爲奉議郎知盧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季其弟誠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爲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于時其郎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

隨寥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
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勤歌于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募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爲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伏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制行禎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董氣易戶名以避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賊屏跡聽命無敢復爲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爲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爲經畫爲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及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爲不冤又兩遷爲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鄢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爲民害二縣以開濬爲請公

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治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蓋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謹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彖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
墟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莊
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
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謙後浹請循元豐為便或
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
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
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
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
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率賴此以為生公之悼
嘆為之長慮蓋如此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
書論卷增校精至此無次序珍惜之好獨
彖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
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越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
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躍旅起家闔門
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
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
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
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
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率無患聞者服其
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之兆子男八人長憲宣教郎知抗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慤廸功郎池州七曹掾次愈廸功郎福州士曹掾次惠次憲次懋次恕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邁朝散郎直祕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弸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昌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故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請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illegible]

[illegible]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為不隨黨籍之禍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宁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問曰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莫不欽嘆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某原以通判潼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誄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沒而無傳乃敘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卿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人曾祖常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閑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至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彊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貴輩皆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詡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著甚衆

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加注保州司法參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差在監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練達政体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跞其才府事多賴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貶之重典公方初来力争之李孝壽尹開封條遣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謙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塩酒税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黄河退灘地淮

浙閩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為出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暕常患不及公笑而不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暕服其明焉七年移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朝廷議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溱播恩珍四州反其縣官官謂珍不可縣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酋嵩渡議請開溪州路而通辰元西氐盧氏置一州二縣置之重與公方初來力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罷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仲人予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淮

浙圃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緊牘隔遠吏緣為
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為出
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暕常患不及公笑而不
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暕服其明焉七年移
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
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朝廷議
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溱播思珍四州反其
縣屬官謂珍不可棄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
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
要議請開溪州路西南通辰元西抵瀘氏置一州二縣
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日
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
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
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
荅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
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克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

賜御筵楊墀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問皇
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未歸却
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
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
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
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衣得
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實禎莫田但移文照會而已
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
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
挫昔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
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赴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夏州無兵可抗非久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覔逋負舉下吏可任
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狃舊例獻遺
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靖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
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
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
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貢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
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漫不可長士論韙之
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久苦李齊暴虐朝廷初罷梁山
濼稅蔡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猶瘵未復盜賊相家
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弟居汪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懇復就
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公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

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也有陳掞默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襄朝請郎子袞廸功郎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掞入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遺骸并誥勅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直遣人至淮寧訪尋得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汭及三女早亡護將士郎專通士郎位專翰及洛汝為虜騎所掠未知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襄典補將仕郎孫女一人諫官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遁僕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下明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仕郎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

上號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邇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嘗然以為劾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薦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未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襍賓與人議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廣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

未窺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彊横流稽天取兼含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旻天不聞罹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藎之名千古無斁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郡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緜遠族衆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璡仕王氏為銀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

將彥卿生文之當閩殲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
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
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
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
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
諱某仕至宣德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
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
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直第
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
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
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
追時好況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替論持
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其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
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年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

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可驗訴者不誣公悉淮浙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督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數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鉄錢科兩路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許公先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伯男也而使泛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

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薦守令仍公以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恋號泣遮道絶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郎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詔公察訪函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浙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樁發未行者並截留五豪户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沿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難之陳所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矣況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憑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

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彊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録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故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關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户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

活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是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閤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襄義晉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一口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覿皆售偽濫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

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
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
遲疑上即曰卿識鄧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
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
賜茶錦宮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
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
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
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
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
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一
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
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領有司意
則矣矣第恐外庭既行之此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
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
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
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郎是冬
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
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覲河朔軍政不脩將士
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
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

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麾勘轉朝散郎先是王黼採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謙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憲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比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罷之徽猷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議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繞至瀘溝百萬之衆

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謙事虜恃彊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況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比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棊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

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扞絕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勑邊將訓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夏差宿半散母子為大言一出出語尤不遜曰若北面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擢擢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為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能鄭制諸軍而爲官李宗振統制王稟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童貫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全之僞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郎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勑令官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宮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纔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號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攄掊克其使臣丘大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攄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攄坐是降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雍訟姓公謂雍之所御剛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為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瀆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凝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淤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羨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楊洪二州關帥朝廷起孟揆應安

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待郎與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領宮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鄜延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録上曹特免河北京東漕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悅任姦贓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孟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殿試詳定官除無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頓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涉取信于

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落公職降授宣教郎黃州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郎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餙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楊州時選人赴行在磨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並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孤寒改官不淩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月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負而遷謫之人刑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無任可讀遷吏部尚書用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在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彊盜賊如何而可殄奔兢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之毋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衂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一無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徘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

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違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勑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

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勅知閤門事韓恕曰如周某下參僉牓子可先期奏聞虛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復趨朝矣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留公樞臣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楊州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日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涖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歿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窀穸汝等各勉名節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

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疎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鄭公謙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堅未嘗屈已以狥人不為權利所奪官官梁師成以待士頃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問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問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燹而盡既歸視之略不介意責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卻之至上有賜予亦廉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

中使黄珣賜黄金二百两公殿門外附珣奏辭之上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初寒盛暑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遇之兄執門生之禮每賓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僻儒鑿空臆說至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該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殿陽率更筆法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二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冊川集七卷寍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某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亦

仕女一人適廸功郎韓蹇曾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爲壽藏張淑人同墳至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寄舉余爲代是爲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爲詳今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掇其大槩而爲之銘銘曰在昔亢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公實無慙黠勇驕捍萌芽木熾公策其終宜餙邉備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茶鹽帝聞其冲命公出使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闔寺之梟貫爲擅寵厲皆是生實微且尰惟其兇歛衆悚而奉仇然厲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著龜遺而莫從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爲世所悲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歆者者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後學揭鴻督刊